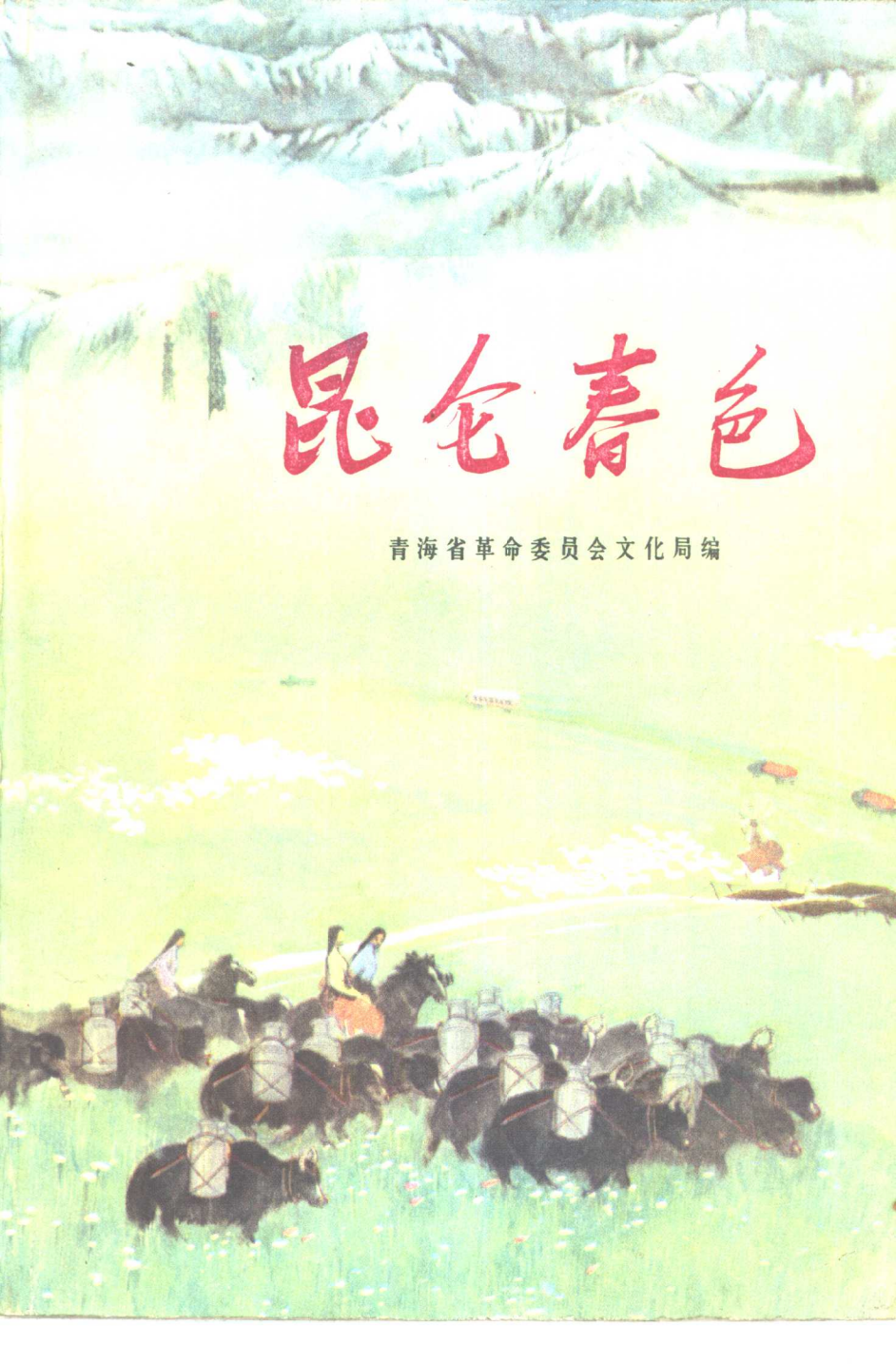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昆仑春色

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编

昆 仑 春 色

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编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六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战斗洗礼，青海高原到处呈现莺歌燕舞的动人景象。莽莽昆仑战旗红，千里戈壁麦浪翻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春花开遍草原，江河源头旧貌变新颜。昆仑山下的各族劳动人民，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，英姿焕发，前进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。

这个短篇小说集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从不同的角度，展现了这一派欣欣向荣的壮丽图景，歌颂了文艺、教育、卫生革命和一代新人的成长，塑造了许多光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。作者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新生力量；尤其可喜的是一批藏族、蒙古族、土族、撒拉族的青年作者，拿起笔来，热情地讴歌了各民族奔腾前进的新生活。

充沛的革命激情、鲜明的民族特色、浓郁的高原生活气息，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。

封面画：马西光

题头画：邵 华 光绍天 曾道宗 复 羊

梁守义 边 军 里 果 苗 罡 马 洛

昆 仑 春 色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明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

字数 205,000 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0 $\frac{3}{4}$ 插页 6

1976年6月北京第1版

197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355

定价 0.73 元

目 录

老猎手新传	张昌灿 (1)
波涛上的姑娘	佩衡 近秀 云南 (15)
“让月”记	王青槐 (29)
正月	裴 林 (33)
赛尔娃	程 枫 (50)
广阔的舞台	〔蒙古族〕玛林乌布苏 (64)
煤油灯下的报告	高 湖 (75)
雪莲	钱佩衡 (97)
姬娃吉	〔藏族〕格桑多杰 (107)
老班长	朱 奇 (116)
草原爱木其	罗绍宏 张建生 (132)
索玛林的松苗	〔藏族〕仁青佩卓 (149)
马背书记	曹景中 金荣章 (159)
工宣队长	王云飞 (177)
火红的格桑花	林传普 (188)
三访洛巴	陈士濂 (193)
流水欢歌	〔土族〕塔拉钦库 刘文琦 (209)

奶子飘香的季节·····〔藏族〕 格桑多杰 王青根	(221)
领头的大雁·····秋 元	(234)
高高的青沙山 ······强文久 陈庆英	(250)
撒拉新歌·····〔撒拉族〕 穆罕姆德 谷 风	(265)
冰峰雪莲·····文秀清	(281)
雪山彩虹·····刘文琦	(287)
“终点”·····程 枫	(308)
红柳的信·····安可君 谷 风	(323)



老猎手新传

张 昌 灿

引 子

在草原上，猎手是很受尊敬的；他们的故事，也往往带有传奇的色彩。因为猎手是草原和山林的哨兵，他们既不怕豺狼露出凶恶的牙齿，也不会被狐狸的谄媚所迷惑；并且，他们常常凭着猎人敏锐的眼睛，发现那些不引人注意的可疑踪迹……可是，草原的猎手并不是单一的职业，德龙草原的丹杰木，就是一位身兼三职的老人。他是猎手，是公社放牧员，同时担任着国营林场义务巡山员的职务。

老松树的年轮一圈又一圈，丹杰木也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。他那骨骼分明、鬓发灰白的脸上，刻着几道又深又直的皱纹，特别是那双深邃有神的眼睛，和微微翘起的下颚，更显得刚健、机敏。说起来，丹杰木担任义务巡山员，也算老资格了。人们说：“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，成千上万，全装

在丹杰木的心里；而那些害兽，哪怕是露出了半个耳朵，也休想逃脱他的枪口。”多少年来，他以自己出色的工作，与林场不少职业巡山员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，博得了林场领导、群众的极大尊敬。

这些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还是说说新近发生的一段故事吧。

受伤的白唇鹿

丹杰木老人的小孙女德杰卓玛，在帐房门口，象爱抚羊羔那样，抱着一只白唇鹿羔的脖子。老人蹲下身子，细心地涂擦着鹿腿上血迹斑斑的伤口，嘴里不住呵呵呵地叹息着。这种白唇鹿，是青海高原特有的珍贵动物，是国家严格禁猎的。那么，这只鹿羔，怎么会受伤，又怎么会来到丹杰木的帐房呢？这件事得从头说起。

丹杰木所在的牧业队，一到夏秋，草场就靠近了德龙山林的边缘。这里林木葱茏，绿草如茵，是牲畜上膘长油的良好牧场。俗话说，猎人进入了山林，跟苍鹰飞到蓝天上一样。每当这时，丹杰木是最兴奋、最忙碌不过了。他总要把双筒猎枪擦得透出蓝光，刮干净他认为碍事的胡茬，骑上那火炭般的枣骝马，先去找林场的巡山员报到。可是，今年负责四号林区的巡山员，丹杰木并不熟悉，要不是听别人说起，老人还不知道他叫夏古才让呢。

这夏古才让，在丹杰木看来，要说穿戴排场，那是最显

眼不过了。可是他对待自己的工作，却跟草原上少见的勒洛尖^①一样，要么十天半月不见影子，要么在帐圈里东游西窜；喝起酒来，跟大犍牛饮水没什么两样。老人最看不惯的，是夏古才让见了，说话甜滋滋的，嘴里象含着蜂蜜；可是山林里的事，却一字不提，似乎在夏古才让眼里，老人根本就不是巡山员。林场的巡山员，丹杰木见得多了，但是象夏古才让这样的，他还是头一回见。心志相同是朋友，交朋友不能勉强。热情好客的丹杰木，每年照例要用一顿最肥的手抓羊肉，款待林场的巡山员，一面大块吃肉，一面促膝畅谈，研究他们共同的工作。可今年算是例外，他不打算这样做。

一天下午，丹杰木正赶着羊群在水池边饮水。猛然，啪嘎啪嘎……山林里传来了一阵枪声，惊惶的鸟雀，扑楞楞飞起一大片。谁在山林里放枪呢？

“啊哟，谁在放枪！”丹杰木向山林呼喊，但除了山林的回声，没有任何回答。他心下怀疑，想看个究竟，可是羊群饮水是离不开人的；今天下午，凑巧又是德杰卓玛上帐房小学的时间。他总算等羊只慢悠悠地饮足了水，才一边赶着羊群，一边往山林的几个出口巡视。刚走到疏林的边缘，随着一阵马蹄声，从林子里走出一个骑青花马的人。是夏古才让。

夏古才让一楞，随即露出一口金牙，笑咪咪地招呼：“丹

① 藏语译音：意为游手好闲的人。

杰木阿爸，您好！看看羊只雪白的毛色，就知道放牧人有多么精心了。”

“是你放枪了吗？”丹杰木不乐意对方的寒暄，直截了当地问。

“啊哟！一只恶狼，活该它命长，逃掉了。”

“放过了恶狼，可是罪过！”老人的语气有些责怨。他觉得，要是放过害兽，就不能算真正的猎手。

夏古才让发现，丹杰木那犀利的目光，在他的脸上、马褡子上来回探询，便拍拍马褡子，似乎坦然地说：“顺便挖点药材，回去泡点药酒，防防山里的寒气。”说完，一松马嚼子，走了。

丹杰木寻思，夏古才让为什么急匆匆地走掉呢？那马褡子里棱角突起的东西，不象普通的药材，倒象一架珍贵的鹿茸啊。难道他竟利用巡山员出入山林不受检查的特权，干出这种不能容忍的勾当吗？他拨转马头，打着呼哨，聚拢了羊群，心头却浮起一团疑云。

按猎人的习惯，有一个疑点，总要寻踪觅迹，追个根底。傍晚刚一归牧，丹杰木便进入了密林。这是一个象海一样无边无沿的天然森林。高大的云杉、红松和白桦树的下边，长满密密层层开花结果的灌丛。夕阳的余晖把树干抹上了斑驳的色彩，各种鸟雀炫耀着它们婉啾的歌喉，还有羽毛闪着异彩的白马鸡、蓝马鸡，在灌丛间自由自在地踱着步子……这是一幅多美的林海绿原图啊！呼吸一阵这密林的馥郁空气，如同喝一碗醇美的青稞酒，会让人感到心旷神怡

怡呢！

但此刻，丹杰木老人心情急迫，他无暇欣赏这大自然的风光。只见他手提猎枪，微弓着身子，向密林深处走去。牧民说，猎人的眼、耳、鼻，如同武士的刀、枪和弓箭。丹杰木搜寻着地上的印迹，分辨着繁乱的声音，闻着那些特殊的气味。果然，他发现一片花花点点的蹄印，仔细辨认，是长齐了犄角的大白唇鹿走过的痕迹。他在蹄印消失的地方，扒开枯枝败叶，终于看到了一滩血迹。

“黑心肝的偷猎者！”丹杰木自言自语，愤然骂道。猎人对于国家的珍禽异兽，有着特殊的感情啊！他决心找到鹿的尸体，可是，直到林中的鸟雀大半停止了喧闹，夜幕挂上了树梢，仍然不见一点踪影。

他背着猎枪，绕过一带密林。突然，听到一阵噗噗噗的喘息，这是小鹿羔特有的声音。老人加快脚步，寻声找去，在一蓬灌丛里，发现一只不过一岁的白唇鹿羔。小鹿皮开肉绽的后腿抽搐着，丹杰木的心在微微颤抖。他撕下一片腰带，轻轻裹好小鹿的伤口。他想，一定是偷猎者猎鹿心切，贸然放枪，捕杀了大鹿，牵连小鹿也遭了毒手。他联想到白天的枪声和夏古才让的马褡子，内心充满了莫大的气愤。老人决意要找党支部书记汇报，向林场领导反映这一新情况。……

就这样，受伤的白唇鹿成了丹杰木家最受欢迎的客人。

谁是山林的主人

现在，丹杰木每天除了放牧、巡山，又多了一件事情：给小鹿精心的调养、补饲。德杰卓玛呢，更与小鹿成了亲密的朋友，或是给小鹿梳理褐色的绒毛，或是用奶瓶给小鹿灌药、喂奶。小鹿只要一听到德杰卓玛欢快的声音，总是蹦跳着走来，偎依着她，天真地噗噗直打喷息。

今天一早，德杰卓玛带上小鹿，跟随爷爷在草滩上放牧。德龙草原的早晨，秀丽迷人。彩霞在天边拉开了桔红色的锦缎；青翠的山林和绿绒毯般的草滩上，雾霭蒙蒙，象笼罩着一块轻纱；阵阵林涛伴着着鸟鸣，也伴着着羊群咩咩的欢叫声。

“我说德杰卓玛，别总抱着它！让它动动腿脚，也许好得快些。”丹杰木不停地擦拭着双筒猎枪，嗔怪地说。

德杰卓玛拍了拍小鹿，手一松开，小鹿就欢跳到采食嫩草的羊群里去了。

一会儿，丹杰木侧耳谛听，远处似乎有隐约的马蹄声。德杰卓玛想学爷爷的样子，大声呼喊，但老人制止了她，吩咐她看护好鹿羔和羊群，便徒步向山林里走去。丹杰木直奔“牛鼻梁”，这是四号林区灌丛覆盖的制高点。他登上高坡，手搭凉棚，四下了望。扬起尘烟的地方，必定有人畜在走；惊起了鸟雀的地方，必定是林子里不太宁静。老人认准一片鸟雀惊飞的云杉林，径直走去，那脚步跟微风吹动树叶

的声音差不多。忽然，一个穿毛哔叽藏袍的背影出现了，又是夏古才让！他弯着身子，用半自动步枪的枪托，在地上拨弄什么。贴近一看，他在埋捕获野兽的夹脑呢！

丹杰木打个招呼：“夏古才让同志！”只听啪的一声，夏古才让由于惊慌，触动了发机，夹脑几乎夹住了枪托。这意外的相遇，使两人对峙着，一时谁也不开口。

丹杰木很熟悉这一带云杉林。夏古才让埋夹脑的地方，是白唇鹿往来的必经之路，因为云杉林的下坡有一股清泉，生性洁净的白唇鹿，最爱喝这清澈的泉水。老人用一种嘲讽的眼神，观察着夏古才让。

夏古才让对丹杰木的突然出现，感到既慌乱，又恼恨。这倔老头子，总象不离身的影子一样盯着自己。但他明白，在老猎人的眼里，要掩盖这样明显的事实，太不容易了，只好尽力搪塞，故作镇静地说：“恶狼逃掉了，我夏古才让不甘心……它能躲过枪口，可不一定能躲过夹脑呢！”

“狼有狼的行踪，鹿有鹿的道路。安放夹脑要选准地方，这是狩猎的常识。巡山员不能保护国家的珍贵动物，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；谁要想偷捕它们，那就是犯罪！”

丹杰木说出这样严厉的话，使夏古才让恼羞成怒了。哼！我夏古才让是国家林场的巡山员，你算个什么？他大声喊道：“丹杰木！你少管山林里的事，管理这一片山林，是我的权力！”

丹杰木老人被激怒了。这个站在面前的夏古才让，还有一点国家工作人员的气味吗？他针锋相对地说：“权力？

你的权力是谁给的？是人民群众，是我们贫下中牧。你只有管理好山林资源的权力；想利用它压迫我们贫下中牧，塞满自己的腰包，你没有这个权力！”丹杰木挺直腰板，巍然屹立，犹如一棵挺拔的栋梁松。他把猎枪往地上砸地一墩，俨然说道：“夏古才让！你别忘了，我们人民群众，是这片山林的主人！”

老人这一席铿锵有力的话，与哗哗的林涛交响着，在山林里久久地回荡。一个牧民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，表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，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祖国高度的责任心！

夏古才让听了丹杰木的话，明知自己理屈，心里害怕，却故作镇静。他学会了无赖的本领，并把它当作护身的法宝。他一手拖着步枪，一手拖着夹脑，向后退着，嘴里却说出似乎硬气的话：“好！丹杰木，你等着……”

就在第二天晚上，老人从支书家里回来，正帮助德杰卓玛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。塔卜尕^①的炉火，煤油灯的灯光，使整个帐房暖烘烘、亮堂堂的。

这时，帐房外一阵响动，只见门帘一掀，随着一阵冷风，夏古才让进来了。他摘下帽子，哈下腰去，叫了一声：“丹杰木阿爸！”那神态和语调，表示了对老人莫大的尊敬。丹杰木略一思忖，淡淡地说：“坐吧！”这使他感到一阵轻松，刚坐到栽绒毯上，便熟练地掏出一包高级香烟，抽出一支递过

^① 藏语译音：即帐房内的炉灶。

去：“丹杰木阿爸，请吸一支！”

“不吸！”老人的眼睛纹丝不动，语调十分平静。

无奈，他只好自己点着一支，忏悔似地说：“唉！马有失蹄，人有失言。昨天我太不冷静了，还胡说一通，请丹杰木阿爸谅解！”

“我们贫下中牧，对于知错改错的同志，从来是谅解的。”

听了这话，他急不可待地从怀里掏出两瓶茅台酒，外加两盒崭新的猎枪子弹，放在丹杰木面前。他十分欣赏自己这种既是护身又带进攻性的“武器”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丹杰木阿爸！这点意思，算是我夏古才让赔礼道歉……”

“赔什么礼？我爷爷不收别人不明不白的东西！”德杰卓玛在一旁喊了起来。

丹杰木老人眯着他那锋利的眼睛，立即想到近两天来，夏古才让借某些人的嘴，散布什么“林场要撤掉丹杰木巡山员的职务，他私捕白唇鹿羔，是犯法行为”等等。为什么忽而流言蜚语，忽而又登门送礼？丹杰木仿佛看到寺院里那种两面都可以敲响的羊皮鼓，于是语气极为沉静地说：“德杰卓玛说的是实话。不过……这东西你硬要送，就留下吧！”

夏古才让的脸上，露出得意的笑容。德杰卓玛却无比焦急，她都快流眼泪了。爷爷告诉过她，打伤小鹿羔的，可能就是夏古才让，怎么能收这种东西呢？

这时，夏古才让站起来准备回去。丹杰木告诫说：“有

一句话你要记住，牧民常说：骑马、步行，都要走到正道上，可不能看着悬崖往下跳！”听了老人的话，夏古才让不觉浑身一震，好象迎头泼上了一勺冰水，但他立即又恢复了镇静。他想，不管怎么说，“意思”总算收下了，他还是迷信这种“武器”的威力。当然，象他这样的精神状态，永远也揣摸不透一个真正的山林主人的思想脉络。

夏古才让一走，丹杰木老人拉起小孙女的手，微笑说：“德杰卓玛！你不是说，长大了也要当猎手吗？猎手既要勇敢，还要机智。狼毒花虽然有毒，用好了也是一味药材呢；夏古才让的东西，明天你交给支部书记……”

德杰卓玛双手托着红扑扑的脸蛋，忽闪着明丽的大眼睛，凝神地听着。

猎人的眼睛

黎明前，星月暗淡，东方的天边露出些微的鱼肚色。这种时刻，正是猎人打狼的极好机会。只见丹杰木老人，头戴四耳藏帽，腰扎殷红绸巾，挂上腰刀和子弹袋，挎着明光乌亮的双筒猎枪，真是全副武装，威风凛凛。他一面扬鞭催马，一面用猎人那灼灼闪光的眼睛，在茫茫的山林和草原上搜寻……

几天来，根据迹象分析：一般说野狼是不到白唇鹿栖息的地方寻食的。因为面对轻捷如飞的白唇鹿，它只能伸长贪婪的舌头，没有丝毫办法。更何况老人那支弹不虚发的

猎枪，早已使残存的野狼闻风丧胆了。可是，近一两天，不时能听到野狼的嗥叫，这一定与那不知去向的大鹿的尸体有关。

俗话说，恶狼再奸猾，总会留下粪便和蹄印。此刻，老人根据事前的观察，选择了一个迎风、隐蔽的伏击地形。一霎时，从对面山梁上，扑踏扑踏地窜出两只野狼。狼是狡猾而又凶残的家伙，它走着走着，蹲坐下来，嗅嗅有无异常的气味；接着一声长嚎，再听听周围的反应。

这时，老人的眼里，闪动着仇恨的火光。只见野狼东奔西窜，最后向一处灌丛稠密的大石头边猛扑过去，狂乱地用爪子扒着，有时又互相厮咬，发出嗷嗷的叫声。老人瞄准一只伸着脖子的野狼，啪的一枪，野狼窜跳了几步，栽倒了。另一只惊叫着掉过头来，张开猩红的大嘴，朝响枪的方向疯狂扑来。

啪！那子弹不偏不倚，恰好从嘴里穿喉入膛。野狼一个翻滚，再没出声。

丹杰木习惯地拍了拍枪管，走到跟前。在野狼扒过的乱石坑里，露出了鹿的蹄脚，急忙扒开一看，果然是一只锯掉鹿角的五岁以上的白唇鹿尸体。老人抑制不住心头的激愤，骂道：“黑心肝的家伙！跟偷食羊只的恶狼有什么两样！”他稔熟地剥掉两张狼皮，割下白唇鹿的四个蹄子——这是揭发偷猎者确凿的证据。

老人骑上拴在林边的枣骝马，驮着猎物，向帐圈奔来。这时，他不由得想起一件急切盼望的事情：林场为什么还没

有回音？虽然他知道，从此地到林场场部，最快的马匹，往返也得几天的路程。

“啊哟！丹杰木阿爸！”支书的喊声，打断了老人的沉思。

支书看到马上搭着的猎物，又惊喜，又称赞：“有四只蹄子作证，那两只脚的狼，也休想蒙过猎人的眼睛。”

老人一听支书这语气，断定是林场提供了新的情况，急忙问：“回信来了？”

“等急了吧，丹杰木阿爸？”接着，支书转告老人，林场领导高度评价老人的工作，感谢他对林场的有力支持。根据林场广大群众的揭发，夏古才让，由于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，多次偷猎珍贵动物，已经走上犯罪的道路。最近，他还筹划再猎取价值昂贵的八岔鹿茸……

“这只披着羊皮的恶狼！”丹杰木拍拍双筒猎枪，果断地说：“非抓住它不可！”随即，老人和支书当场拟定了新的战斗方案。

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夏古才让正打着如意算盘：只要一手把八岔鹿茸交给城里的朋友，一手就可以攫取到一大笔金钱……今晚，是不可多得的时机，因为白天他躲在林棵里，亲眼看见丹杰木带着小孙女，说说笑笑去走亲戚；老头子还大声嘱托为他代牧的社员，说明天才能赶回来呢。

夏古才让蹑手蹑脚地兜了一圈，确认没什么动静，就沿着山林的边缘，跌跌撞撞走到一个石崖跟前，蹲下来又窥探一阵，才象野猫一样爬上石崖，钻进石洞，取出一个鼓鼓囊